

迟到百年的认可：一战华工记事



一战期间，大约14万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西线战场，为英法军队提供后勤保障，他们搬运补给、挖战壕、抬尸体，为一战的胜利作出贡献。至少2000名赴欧华工在一战中病死、战死，但他们险些被历史遗忘了。

中国派遣劳工赴欧

1916年，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家劳动力吃紧，需要大量人力时，纷纷要求中国参战，加入协约国。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应协约国要求，派遣中国劳工进入欧洲。

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后，1916年10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英法传教士则在山东、直隶等地进行招募活动，一批批农村青年涌入威海卫。这些人经过报名登记、体格初检、签订合同等手续之后，又被编成班、连，开始队列、行军、体操等体能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欧洲战场。从1917年年初至1918年年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威海卫出发的华工达54000多名，威海卫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华工招募基地。

英国人在山东和外省各地招募的华工，源源不断地来到招工局在威海卫设立的“华工待发所”，集结待发。他们经过查体检疫、照相登记、按手印、戴“手铐”等程序后，换装编组，按班、排、连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日在“高丽口”的沙滩上，由英国军官指挥，开展军事训练，等待乘船出发。

经过集结训练的华工，等到英国军方安排的远洋轮船到来后，立即登船出发。现在看到的资料记载，1917年1月18日至1918年1月7日的一年时间里，就有“透克罗斯”号、“安提罗科斯”号、“俄国女王”号等24艘远洋轮船，来威海卫载运华工。一般是每个月两艘。这些船，小的能乘千把人，大的可运2000多人，最大的一条装载了近3800人。为了躲避德国潜艇，华工船在海上走得不快，一般要漂荡1到3个月才能到港。多数是到英格兰岛西北的海港利物浦下船，也有的直接运到欧洲的港口，如法国马赛港、阿佛尔港。还有很多是在美国西部港口，用火车转运，横穿美洲大陆后，再登船运往欧洲。后来，因为高丽码头水深不够，华工上船需要转驳驳运，英国人嫌登船速度慢，加之威海不通火车，华工开始转到青岛登船。

华工们唱着出洋歌赴欧

“正月里梅花开迎接新春，闻听说大英国来招工人，修铁路保马路整理房舍，绝不派战士扛炮当军。”从山东省广饶县人蒋镜海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华工是唱着这样的歌曲出洋的。蒋镜海1917年初报名应聘华工，随后拿到了编号为97230的华工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的华工。所有华工在合同存续期内，编号即代表劳工本人，号码就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分配衣食和任务。

1917年春天的威海卫，蒋镜海和毕粹德、朱桂生等华工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当时的他们面对遥远的欧洲茫然失措，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是能挣点钱活着回到老家。当蒋镜海与其他的华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那一刻，他们在海上漂荡了近3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因为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危险如影随形。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因为长途劳顿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

华工们被迫投入战斗

到达欧洲的14万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华工们被送上前线后，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极其危险的前线，华工们的工作环境都非常恶劣。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

乡。

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刚到法国，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

1917年冬季，他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100米。他们是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他们实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境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得站着睡，这是与当初所订合同中“不参战”的条款不相符的。

毕粹德(编号97237)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国军队管理。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90多年后了。此刻，他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

据中国大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

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

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根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记述，在加莱和敦刻尔克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劳工遇难。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华工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我们能从老人的笔尖下，感受到在那个屈辱年代，西方列强对华人的轻视以及中国人的自强之心，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民国八年七月十九号，法人菜园葱、蒜、芸豆等被人偷窃，园主告之法国巡捕。巡捕领园主先至BC队各工人寝室(中国人的宿舍)，搜寻一遍而无有。寻至英人寝处则葱、蒜等等连叶带蔓翻出十三袋之多。甚矣，英人之不知耻也。”当时的中国国贫民弱，连普通的华工也被当作劣等人首先被怀疑。

作为华工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蒋镜海与华工们组建了旅欧同乡会，制定了《旅欧同乡会简章》，把在欧洲的华工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日记中记载的《旅欧同乡会简章》，证明华工在国外时有自己的组织。另外，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钱为每天5个法郎，工作10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住宿费、置装费及医疗保险，工资缩水一半只剩2.5个法郎左右，而当前线的法国士兵每日薪金为10个法郎。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4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同年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期为5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思乡心切的华工大约有10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1922年3月回国完毕。

一战华工的贡献使中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战国和战胜国地位，100年后得到了英法等国的认可。2016年12月11日，由法国邮政部门和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基金会联合制作的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国正式发行，旨在纪念华工的贡献。2017年11月，英国华侨华人发起了一场名为“确保我们铭记计划”的全国性运动，要在英国为一战华工立一座纪念碑，还他们一个公道。(陶遵臣)

苏联对外情报史上，有位美女特工佐娅·伊万诺夫娜·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她不仅在无形战线上为国家安全立下卓越功勋，而且文采出众，著作等身，被誉为“谍海才女”。

小荷刚露尖尖角

佐娅，1907年4月28日生于俄国图拉省一个铁路职工家庭。14岁那年，她进入苏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工作。1928年初，佐娅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当年年底被调到莫斯科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工作。

1929年8月，佐娅加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在情报进修班学习时，她的语言天赋令人震惊：仅仅一个月，她的德语就说得像个地道的柏林人！1930年初，她来到中国哈尔滨，以联盟石油辛迪加办事员的身份开启国外情报生涯，她的同事绝对想不到，这位美女要在苏联与中国东北当局的中东铁路斗争中完成莫斯科下达的秘密任务！

在芬兰小试牛刀

经过远东工作历练的佐娅，在1935年底被派到芬兰担任情报站副站长，业务代号“伊琳娜”，而公开身份是全苏股份公司国际旅行社驻赫尔辛基办事处主任，她只用三个月就让芬兰反间谍机关相信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没有威胁。1936年初，苏联侦察员雷布金来当情报站长，但公开身份则是外交领事，化名“亚尔采夫·金”。佐娅一开始与“金”矛盾重重，可阴差阳错的是，两人后来居然给国内打报告要求结婚，他们也因此成为苏联最早的一对外派特工伉俪。

佐娅以赫尔辛基为基地，积极在北欧国家开展工作，而雷布金后来当上苏联驻芬兰临时代办，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积极寻求与芬兰领导人协商，签署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然而，由于芬兰政



苏联女特工佐娅1929年在哈尔滨拍摄的艺术照。

府持反苏立场，这些努力无功而果。随着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雷布金夫妇不得不撤回国内。

帮助“红色乐队”

回到莫斯科后，佐娅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从事情报分析工作，很快成为权威。当时，同情苏联的德国地下反法西斯小组“红色乐队”将大量情报传递出来，而汇总分析工作就是佐娅完成。1941年6月17日，佐娅向斯大林递交情报分析报告，断定希特勒会在几天内偷袭苏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所在的专题小组集中全部纳粹德军情报，挑选最可信的情报来源，对提供德国进攻苏联动向的每一位特工的可靠性进行检查。整个报告逻辑严密，但主题简明扼要：‘我们正处于战争边缘。’6月17日，我根据‘红色乐队’提供的最新情报，怀着激动心情在文件上画上句号，结尾只有一句话：‘德国入侵苏联的所有准备就绪，战争随时发生。’”

斯大林拿到报告后，还没读完就扔到一边，“这是吓唬人，不要制造恐慌，不要胡说八道。”6月22日，德国坦克碾碎了苏联界碑，战火在苏联土地上整整燃烧了44天。

1941年底，重获信任的佐娅随丈夫雷布金前往瑞典工作，他们以苏联大使馆为阵地，利用瑞典中立国的特殊条件，在西欧外交人员中布建工作网，并与挪威、丹麦等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建立关系。佐娅更是冒着被盖世太保逮捕的风险前往挪威活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

遭受不公 转战文坛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已是国家安全上校的佐娅离退休还有一年多。8月份，她昔日的顶头上司苏多普拉托夫中将被捕，作为诚实的情报军官，她为苏多普拉托夫辩护，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就以“编制缩减”为由被除名。

但佐娅没有自暴自弃，她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其作品获得过列宁共青团国家奖，印数超过2164万册，并译成24种语言。在她的谍报战线和创作生涯里，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劳动红旗勋章、伟大卫国战争勋章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成绩已为世人所知，但有关她的更多谍报活动细节仍被俄官方视为最高机密，不知何时能对外披露，成为俄罗斯社会膜拜的榜样。(常立军)